



苏格兰旅游回忆

多萝西·华兹华斯◎著

本书的主题，可以说是“回归自然——
我们最初与最终的家园”。



倪庆旻◎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苏格兰旅游回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多萝西·华兹华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兰旅游回忆 / (英)华兹华斯著 ; 倪庆伧译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222-08168-0

I. ①苏… II. ①华… ②倪… III. ①散文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1435 号

责任编辑: 王晓燕 陈 晨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印制: 洪中丽

本书根据伦敦麦克米伦公司 1959 年版译出

书 名	苏格兰旅游回忆
作 者	多萝西·华兹华斯 著 倪庆伧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168-0
定 价	32.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苏格兰旅游回忆》

多萝西·华兹华斯◎著

倪庆伋◎译

目录 / contents

I / 001

II / 075

III / 171

译后记 / 234

I

威廉和我于一八〇三年八月十四日告别玛丽，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威廉、柯尔立奇和我离开凯斯威克。天气非常炎热，我们步上山冈，沿着全是崎岖不平的道路前进，这使我们当天的旅程费了半天。行经卡洛克山山麓，这是一座下方全是石头的山峰，上方岩石磊磊，但羊群在那里放牧，我们看到几处地方似乎那里没有青草吸引它们。过格里斯代尔和摩斯代尔脚下，两者都是有田园风味的山谷、狭窄，很快就在群山中到头——青山翠谷，有散落的树林和房舍，每个谷都有一条美丽的溪流。在格里斯代尔我们的马匹在一条陡峭的斜坡处转向，这里大路没有护栏，恰在山谷脚下的一个漂亮的磨房之上。路过架在两个幽谷之上的一条狭小的桥上时，我们再次遇到险情，可是这并非人或马的过错。宿在亥斯盖特新市场的小赫斯非先生的酒店。傍晚散步至卡尔贝克瀑布，这是个富有夏天气息的怡人的地方——石灰岩岩石，陡坡上的树木、池沼、山间水花飞溅的激流——冠有仙人名称的洞壑，无疑使周围邻近的人在幻想中继续做游仙的狂欢梦。

8月16日 星期二

经过卡尔札河畔的罗斯堡，这是一座红石造的古建筑，带

有地形倾斜的花园，一个披满常春藤的入口门道，如茵的草地，古老的围墙，修剪得整齐漂亮的走道两旁的花坛，花坛内栽种有高贵绚烂的花卉。我们走向里面的宅第，站着观望不停地四处飞翔的燕子有好几分钟，它们把自己的影子投在老宅阳光灿烂的墙上，那些影子一闪而过，彼此交换位置，互相交叉，扩大又缩小，瞬息之间出现又消失，如我同威廉和柯尔立奇指出的它们比鸟儿更像什么活的东西。在卡来尔^①吃饭，这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面包、啤酒都有法定价格，这么多过去似曾相识的陌生的面孔，有相当的把握似乎我应该全部认识他们，加上闹哄哄的噪音，漂亮的仕女等等，使我晕头转向。那天哈特斐尔德被定罪。我站在监狱的门前，威廉进去了，柯尔立奇看到了他^②；我跟一个债务人交谈，他干巴巴地告诉我他“太了解了”，另一个向威廉说我们可以从哈特斐尔德的命运学会“不要用笔墨掺和”。我拿了一先令给我们的交谈者，发现他是我们家的一位朋友，在华兹华斯船长的船上我弟弟约翰当水手的同事。在城墙上散步，墙在许多地方已经破损倒塌，由于肮脏非常难看。卡来尔的城区和周围使我失望；河岸十分平坦，虽然河中小洲颇多，由于缺少树木山谷无甚可观——至少是从英格兰来的人的眼光看去（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感觉这些小洲的面貌并不富于自然景观，而是有一种

① 昆布兰的首府

② 一个骗子，冒充国会议员进行诈骗，华兹华斯曾在《序曲》一诗中写到他——原注。

城市的意味，它们强烈的深绿色显得单调。经朗登一路上没有什么意思，除开平坦的土地予人漫长的印象；道路主要是新修的，坎坷不平。日落后到达朗敦，一个有许多砖盖的房屋的城市，主要属于格莱姆家族。城市不长，形状像个十字架，它最好叫作十字城。有不少商店，不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我找不到一家卖银顶针的，只好买一个铜的，价半便士。在格莱姆纹章饭店借宿，这是一家比较大的旅舍。这里，如同别的地方一样，老百姓似乎对哈特斐尔德的罪行的重大性完全无动于衷。旅店里的骡马夫告诉威廉，哈特斐尔德是一个十足的君子，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等等，等等。他和玛丽曾一同步行去格雷特纳格林，在那里遇到一场大雨，一辆回程轻便驿车碰巧经过，车夫愿意接纳他们上车，但霍普先生的大型客车即将派来接他们，他没有接受车夫的邀请。

8月17日 星期三

早餐后离开朗敦。离城半英里处有一个路标，指向分别去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两条路，我们选择往左的，去格拉斯哥。这里见到了野生杜鹃花科植物茂盛生长的一个标本，因它是生长在苏格兰的，在围起来的大面积栽培地里（也许是它们自身形成的）。就它们的树龄来说长得并不见好，树身矮小。后来这条大路，没有树木，越过一片长着苔藓的泥炭公地——索尔维苔地，散落着泥盖的小屋和泥炭堆，有一块围着稀疏地长着柳树篱笆的蔬菜地；大约有牛群在附近放牧——一个小姑娘在

看守——云雀不断的歌声使这片单调的荒地显得活跃有生气。

我们越过萨克河而进入苏格兰，在桥的苏格兰一边土地是敞开的牧草地，青翠无际，分散遍布我们叫作千里光的黄花植物，青山十分优美地起伏，牛群在吃草，近河有一些麦田。相对斯普林斐尔的那座山的山顶，有个由威廉·马克斯惠尔爵士建立的村落——房屋都是单调的清一色，如通常在同时盖的，或属于一个主人，每栋大小刚够两人住，要是一家子，无论多寡则拥挤不堪。那里有人举行婚礼^①，再过去，虽然几乎连成一片，是格雷特纳格林村，坐落在一座山上，树木掩映——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但是个乏味的地方。石头盖的房屋又脏又小得可怜，窗户破损。从索尔维斐思至昆布兰山岭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在安南用餐。我们一路前行，左边出现索尔维斐思和更远处的山峦，但近处则无甚可观。路边的那些石头房子既不舒服又脏，我们窥视了一下粘土“建筑物”，倒是非常简约，我想很可能在冬天会像燕子的窝一样温暖。安南这个城市使我想起法国和德国，许多房屋大而阴暗，人们考虑面积超过舒服。有一种像德国的事情使我欢喜，商店老板用某种图案或图画表示他们的行业，面包师把饼干、长方形大面包、蛋糕，画在他们的窗户活动遮板上，铁匠则画有马蹄铁、铁工具等等，所有的行业都如此。

① 苏格兰旧习，婚姻较英格兰自由，故英格兰的青年男女结婚，如未经父母同意，多到格雷特纳格林举行婚礼，称为格雷特纳格林式婚姻，意为私奔式婚姻。

九点左右抵登弗利——是集市的日子，路上遇到一群群赶场的人，人人都对我们和我们的车露出微笑。客栈是一幢大房子，还算舒适，罗杰斯先生和他的妹妹，前不久我们曾在格拉斯米尔的村居见过，同一下午在去高地区^①途中到达这里，但直到第二天上午我们才见到他们，而且只晤谈了一刻钟左右。

8月18日 星期四

去葬彭斯^②的教堂墓地，一位书商陪着我们。他先领我们看了看彭斯故居的外部，这幢房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诗人一生最后的三年就住在这里，也在这里去世。它的外观简陋破旧，粉刷了一下——大门挺脏——如同所有的苏格兰房子一样——窗户上有正开花的植物。

然后去参观他的墓。他长眠在墓园的一角，他的次子弗兰西斯·华莱士就葬在他的旁边；没有标志墓地的石碑，但募集了一百几尼准备建一个类似纪念碑的东西。书商指着一个浮华的纪念碑说：“那里埋葬着某某先生（我忘了他的姓名），一位出色的聪明人；他是位律师，他承办的案子几乎没有输过一回。彭斯反复挖苦过他，现在他们都安息在那里，像你见到的那样。”我们带着忧郁而痛苦的沉思观望着这座坟墓，互相重复念着他的诗：

① 苏格兰分为高地和低地两区，高地区为北部，低地区为南部。

② 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大诗人。作者访问时距诗人逝世还不到十年。

在没有一个人，他的清醒的判断
能教导别人掌好舵按航程前进，
可是操纵他自己的生活的

像波涛一样狂野？——

让他在这里稍作停留，通过一滴眼泪
审视一下这座坟墓。

下面这个可怜的墓中人
敏于学习，理解力聪颖，
深切地感受到友谊的火焰和

更温柔的热情，

可是迟钝轻率的愚人把他深深埋葬，
玷污了他的名声。

墓园里充满墓碑和各种奇形怪状，昂贵的纪念碑——方尖形的、圆柱形的，等等。谈到格雷特纳格林，我忘记提到参观墓园。教堂像一幢大宅，确实，所有的教堂都如此，有一个尖塔，不是方塔加尖顶而是尖塔——一种更像玻璃温室的烟囱而非英国教堂尖塔的东西；众多的墓石，诗很少，还有一些没有文字。在已婚妇女的墓上用的是娘家的姓而不是夫家的姓，是配偶而非妻子。当我们的导游离去后，我们又回去看彭斯的故居。彭斯夫人跟她的儿女去海滨了，要过些时候才回。我们在门口跟女仆一说，她邀我们进去，我们在客厅坐下。墙壁刷成蓝色，在火炉旁也是一张红松书桌，跟窗户相对是一个钟，桌

上放着《佃农家周末晚上》^①的复印品，彭斯曾在一封信中提到是作为礼物寄给他的。房子内部干净整洁，石头的阶梯擦得洁白，厨房在过道的右侧，客厅则在左侧。客厅上面是诗人去世的房间，在他之后他的儿子在同一房间内去世。女仆告诉我们她已跟彭斯夫人共同生活了五年，彭斯夫人为次子华莱士的亡故悲痛万分。她说彭斯夫人的幼子现就读于基督慈善学校。

我们离开登弗利时心情愉快，对那些不爱似乎达到富裕程度的城市的熙熙攘攘生活的人，它不是一个可意的地方。除了不幸的彭斯，和他走动在那片缺乏诗意的土地上，谁又能思考一点别的什么呢？在我们走向布朗山的道路上，下一个阶段，我们经过埃利斯兰，在我们右方不远，那是他的农庄住宅。若那个地方跟我们更近一些我们可能更有兴趣去参观，但想到有关彭斯的日常生活，没有不使人心酸的。行经尼思谷，这里像一个山谷的地方不多，它有那么宽大，两边不规则的山峦崛起，轮廓上颇像床的老式帷幔。有大量的可耕地——麦子熟了——树林零散分布，种植场、树丛、小树林——样样东西都有一种新鲜的意味。有这么多的荆豆和金雀花连根拔起，使你不明白为什么它们没有全部挖走，然而好象荆豆和金雀花跟小麦一样多；它们彼此生长在一起，你不知道是怎么长的。穿过尼思，山谷变狭小起来，令人非常愉快。麦田、青山、粘土的村舍，河床多岩石，有树木葱郁的河岸。离尼思约一英里半就到

① 彭斯的诗作

达布朗希尔，有一家孤单的小饭店，我们就在这里借宿。从窗子向外看，风景挺怡人，虽然有些旅客会因它几乎没有树木遮拦而意见不一，可是麦子有的是。它是一个开阔的地区——开阔，可是遍布山冈。距离不远有许多绿荫深处的村舍，看去非常悦目。布朗希尔离埃利斯兰约七八英里。我坐在客厅里时想，彭斯也许在这里痛饮过，很可能他的一轮轮祝酒周转得那么长，这个想法使人对烟熏黑了的墙壁产生一种忧郁的意味。那是一个漂亮的房间，要多脏有多脏，漂亮和脏的程度成正比。正方形的客厅漆成绿色，但布满了烟尘和污迹，看上去是在黑纱下的绿——有三个窗户，对着三个方向，一个放茶杯的小餐具柜，一面有镀金装饰图案镜框特别精细的大镜子，镜面沾着污点，镜框又大又宽，八张普通的酒店挂的画，在壁炉架上有一幅复制品的画（威廉猜测是J·雷诺兹^①的原作），技法好像借希腊神话美惠三女神欧弗乐桑这个人物，画的是某位贵妇人。“哎”，看见我们观赏这幅画，女服务员说：“有许多客人欣赏它，比店里别的画更受赞美。”我们只有微笑，因为其余的画都能在任何意大利兜售叫卖画像和图片的小贩篮子里买到。

威廉和我餐后走出来；柯不适睡在车垫上。我们一路去寻访山冈和小树林中的农舍，看出来苏格兰这一地区是如何由植树造林而成为一个风景怡人的乡村。全部土地缓缓地起伏升高

^① J·雷诺兹（1723~1792），英国肖像画家。

如大海，然而有好几英里既无树木又无树篱，只有隆起的栅栏和大片大片土地，或一长溜一长溜的小麦、土豆、苜蓿，中间是干草和荒地，但靠近农舍有许多树木葱郁的山冈和丘陵。我们经过一些生长良好的树木，在一幢大宅旁一棵大树的树荫下停留下来，从宅子未被妥善照管的情状看似乎由农民住着（但我不得不说在苏格兰我们经历的一些乡绅的宅院许多都有无人管理甚至荒废的样子）。这是一棵山毛榉，生长发育都达到了圆满时期，非常高大，有一根粗大的枝柯长到相当的高度，一分为四，柯尔立奇后来称之为“股”，每“股”大小相当如一棵优美的大树。经过另一所宅院，现今为一位小学教师租用，许多男孩在草坪上游戏。我不能离开我们今天经过的乡野而不提及我们在埃利斯拉一英里之内见到的昆布兰山冈，彭斯的故居，我们在视野中看到的它们最后的印象。屈莱顿^①去斯基道^②时曾描写过这一带地方，他的诗句反复出现在威廉的记忆中，我们谈到彭斯和他准见到的自己家门外的景色，谈到斯基道和他的同伴，我们也许本来可以互相认识，为了我们的缘故，也许他会更愉快地观看这些景物。

8月10日 星期五

好长一段路沿途是开阔的乡野。经桑希尔村，是昆斯伯里

① 约翰·屈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

② 斯基道，英格兰昆布兰中部高山，海拔三千零五十四英尺，屈莱顿曾往一游，华兹华斯记忆中的诗即屈莱顿记此行之作。

公爵所建，相似的房舍是这么狭小，它们盖起来是为了表现他自己在德鲁姆南里格的豪宅的傲慢的气派，从尼思相对的另一边可见它的全貌。这座宅第确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它显得是许多小东西的一个集合体——屋顶裂成一面面碎块，圆顶，等等，形状犹如有小眼的调味品瓶，变戏法者的球、杯子，如此等等。假如树林保存完好，情景会是宏伟壮观的，但不久前它们被砍掉了，宅第上面和下面的山冈完全是赤裸裸的。离德鲁姆南里格一英里半左右是一个设在一座山顶上的收税卡。我们离开马车，转入旁边的一块田地，从这里俯瞰尼思河，它远远地在下方的一条深而多岩石的河道内奔流；两岸林木森森，沿河而下向桑希尔的风光是赏心悦目的，一片开阔的乡野——麦田、牧场、散落的树木。回到收税卡的房子，那是公地上的一个冷清的地方，进门就有牛群在放牧。我们走的道路引导我们到山下的尼思河河岸，我们沿岸上走了好几英里；这里的农舍都是粘土建的，每半英里或四分之一英里就有这样的民居，河床由于多岩石而不平整，河岸不整齐，时而树木苍苍，时而光秃不毛，这里是一片金雀花，那里是一片麦子，然后又是牧场，上面的山苍翠碧绿或灌木丛生。我们途经一处村落时原计划在一家酒店歇憩，让马吃饲料饮水，但错过了那个店，因为在苏格兰普遍没有招牌。继续前行，依旧沿尼思河畔，直到抵达一处收税站，它高高地矗立在山坡上，从门口我们可以看到沿河上下老远。天有点凉，风力强劲。

我们向收税站的人要求给我们一点粗磨粉和水，他没有，

但我们幸而还有从凯斯威克带来的部分饲料，他又从邻居那里得到一些干草。同时我们走进那栋屋子，里面有个老头，一条灰色的辫子下垂在肩上，正在看报。架子上放着一卷苏格兰百科全书，一本英国史，还有几本别的书。顺便说明，老头是个来访者。不一会屋主回来了，我们开始交谈——他非常明智，曾替一位绅士当仆人，走遍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现在独居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他说他已厌倦了他的生意，因为怕蚀本；他的业务确实麻烦，因为有数不清的运煤车经过，赶车的尽量欺骗他。一个人独居的房子总是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这间屋子家具不全，但要满足他的舒适却似乎不缺什么；虽然一个只有他一半经历的女人却会需要五十件别的东西。在他的屋子里没有肉和酒，只有燕麦面包和干酪（干酪带有芳香植物种子）以及不多撇去乳皮的牛奶。他给我们面包、干酪和牛奶（原来是酸的）。

我们还有十或十一英里的行程，身边已没有食物。威廉躺在房子下方的麦田里，没有挡风的东西，十分难受地就牛奶吃下分给他的面包。柯送给我们的主人一份小册子《糖殖民地的危机》；他很熟悉彭斯的诗歌。在这人的风度上兼具一种文质彬彬的礼貌和男子气概的洒脱，这非常讨我的喜欢。他告诉我们他曾服侍过一位绅士，陆军中的一名上尉——他不知道后者的姓名，因为这位绅士的亲友一个也未来看过他，可是他常收到许多来信；他住在登弗利附近，直到他们不想让他待下去，他打猎打得这么乱糟糟——从早到晚而且长年累月他的全部乐

趣专在野外运动，冬天天气最恶劣的日子也不休息，为了追逐猎物他可以踏雪穷追不舍不顾雪深到腰部。要是同伴他瞎折腾直到他们全都走掉；他这时会脱下外衣穿上一件不值半克朗的茄克；每天他都要拿瓶子喝酒，要是比平常猎获得好则喝两瓶。有时上等人的太太来看望他的老婆，他常常驾着他的爱尔兰式双轮敞篷轻马车出去游玩，倘若她们惹恼了他，他会选择可能最脏的路，从车上跳下又跳上，踩在她们的衣服上，把她们的衣服弄脏。“尽管如此”（他这么结束他的话），“他是个好人，而且是个聪明人，我很喜欢他。”他一次在贮藏室要存放十至十二只野兔，他靠打猎维持一家生活，他自己非常喜欢吃打来的野味——特别是跟知心的猎友。

这人向我们介绍了他生活的农庄的概况，农庄是如此便宜和有意思，使我想自己要有多好。离开收税站不久我们转而登上右方的一座山冈，登上的路有一小段很陡，山没有树，有羊在放牧。

在攀登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听到远在下方的一条小溪的淙淙声，看见它在我们左方向尼思河流去，我们前面，在陡峭的青山之间出现一个蜿蜒的山谷。前方淳朴的景色给我深刻的印象。在溪边有一栋唯一的农舍，山谷内灌木不多，但无法不想到《彼得·培尔》^①中的高原姑娘。

现今我们确实感到身在苏格兰；这个地方有一种天然的特

① 华兹华斯的叙事诗作。

色。尼思的风景跟英格兰的不一样，但又不是朴实无华的苏格蘭。这条路引领我们下山，现在除开河流和大路，谷中已没有余地，有时溪水引导我们向右，有时向左。群山有田园风味，但我们看到的羊不多，青翠光润的草地在左面，没有蕨类植物。右面，石南类灌木生长茂密，色彩极为赏心悦目，它覆盖整个一个山腰，或生在溪涧中，成片成片。我们沿着山谷走去不知不觉已走了好几英里，所有有溪水的地方都是优美的，而且景物极为相称，青山由于逼近我们显得好高。它像是一个大自然留给自己以备沉思默想和寄托柔情的山谷；但在道路每个拐弯处我们都被迎面而来的煤车提醒前方有什么事情发生，虽然这些大车打破了谷中的宁静，却增加了许多不同的风景画面的效果，尽管这些画面既没有房舍也没有树木，完全是一片空白，其实什么也不需要。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道路引导我们上行到山谷的尽头。眼前那些陡坡全是灌木丛生，恰好在我们开始登山时我们看到三个少年从我们左方一个峭壁的裂缝处下来，一个拿着一根钓竿，三个孩子的帽子上都戴着忍冬花；他们一个追着另一个跑，像风一样欢闹。我无法表达三个孩子帽上的忍冬花给这个地方增添了什么样的美的特色，他们可能从什么村居而来呢？我们步行登山，遇到两位衣着整齐的旅人，那个妇女赤脚。他们没有来得及走远，那几个孩子半打左右的同伴就加入了他们一伙，全都没有穿鞋着袜。他们指着山顶告诉我们，他们住在